

火圣剑手系列·第一部

TAI SHAN TU LONG LING

泰山屠龙令

TAI SHAN TU LONG LING

江上鸥 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火圣剑手系列之第一部

泰山屠龙令

江上鸥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40号

火圣剑手系列之第一部

泰山屠龙令

江上鸥

•

女侠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0.5 字数253,000

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0,001—6,000册

ISBN 7-5039-1083-6/I·502

定 价：5.8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黄绫劫	(1)
第 二 章	龙争殃群臣	(11)
第 三 章	喋血仇如海	(23)
第 四 章	绝世奇功	(31)
第 五 章	银河剑法	(48)
第 六 章	齐鲁英雄播	(58)
第 七 章	孤胆会群魔	(68)
第 八 章	妖姬情露	(82)
第 九 章	秘渡扬子江	(98)
第 十 章	钦差之死	(109)
第 十 一 章	虎穴相亲	(125)
第 十 二 章	寻敌高邮州	(142)
第 十 三 章	怜香南官雁	(159)
第 十 四 章	险闯石佛寺	(172)
第 十 五 章	勇破天雷掌	(183)
第 十 六 章	夜闯汉王府	(201)
第 十 七 章	“神机军师”	(217)
第 十 八 章	野村凤求凰	(226)
第 十 九 章	朝觐见怪状	(244)
第 二 十 章	状元楼	(262)

第二十一章	黄河波诡	(271)
第二十二章	迷魂庄	(286)
第二十三章	真假皇太子	(308)
第二十四章	神龙见首不见尾	(327)

第一章

黄 绫 劫

亢龙有悔，与时偕极

——周易·乾卦

解：阳气达于极盛。盛极必衰；草木由春至夏至秋，盛极必衰；龙亦由亢而有悔，一切与天时偕极的。

一只红眼、乌喙，浑身洁白的鸽子飞出绕金珠的琐窗，飞出窗外护金红阑干，飞上玉德殿脊，落在琉璃瓦上，缓缓地摇了几步，轻轻地一纵，两只黑爪落在玉德殿脊怪兽“蛮吻”头上。红眼珠环顾左右，看见对面琐窗内那发束银冠的青年王子在频频挥手，于是，双爪一弹，双翅紧扇，离开巍巍大殿，越东金流水、亘长街，出红墙、过午门、天安门、箭楼而后腾上云霄，向南方飞去了。

宫殿内那王子望着消失在远方云空中的鸽影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祈祷。他希望那信鸽能将万万火急的绝密探报平安送抵乐安州。

原野上。青青的原野上有一条赭色的小道。

突然像射来一支箭，一支灰黑色的利箭，那物像狼、似犬，疾翻着四个蹄爪，腰弓起弹直，尾似舵，拖在身后水平摇摆。似从草尖

上掠过的一道黑风。

这道黑风转眼就从驿道转弯处消失了。

那是一条犬。

是一条猎犬。

像小牛犊一般壮实；灰色的毛，灰色的蹄爪，那鼻尖油润润的，也是泛着灰褐色的光。唯有长长的舌头是血红色的，呼呼地喘着粗气。像西域来的匠人手里掀动的羊皮气囊。

泰山巍巍，插入暝色中。泰山西边的这条驿道上人迹已开始渺寂，唯有那猎犬还在狂奔。前边有一个村庄，酒旗高挑，村边供人们歇脚的茶摊已收了摊子。唯有村东酒馆还烛火辉煌。

灯影里，人影绰绰，呼五喝六，酒正阑酣。

“汪汪汪！汪汪汪！”犬吠声声若响瓮，屋子里喝酒的人听见声音，慌忙迎出来，为首的这一个，身上穿着白色紧身衣，双排扣密密，十分合体。腰上束着一条五指宽的白色练功腰带，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倭刀，不同之处，倭刀鞘是漆黑的，刀把上系着一幅尺半长的白绫。此人姓朴名虎，绰号“长白雪貂”。身后紧跟的这一个虬髯方面，戴一顶黑色范阳笠，着玄色英雄衣，粗看腰间是一条胳膊粗的黑色腰带，细瞧方知是盘旋了两道的龙虎软鞭，暮色里已经看不清什么颜色鞋子什么色裤子了。此人姓艾名啸天，机警灵巧又会一手水上功夫，江湖人称“海河狸”。

那两人出得门来，恭恭敬敬朝狗一长揖，那狗用舌头舔舔两人的手表示亲热，随后，将前爪分别搁在两人手上。这时，“长白雪貂”朴虎和“海河狸”艾啸天身后，“嗖”地纵出一个矮小瘦弱的中年人，此人獐头鼠目，外表似病夫，其实手脚十分轻灵，他叫阮中林，绰号“天猫”。阮中林手中拿着一条乳猪腿递到猎犬跟前，让它嗅了嗅，那猎犬张开嘴用牙去叼，瘦“天猫”趁机将猪腿填进猎犬喉咙。说声“起！”只见“长白雪貂”朴虎与“海河狸”艾啸天各执一条犬腿，扯

紧，那猎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阮中林身形快捷，从“长白雪貂”腰间抽出倭刀，刀光一闪，“嗤！”一道红线飞起，两人手上一用劲，五脏六腑一起亮到了灯光下，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血腥味和内脏那特殊的气味，那瘦“天猫”上前伸手摘取内脏，猎犬性子硬，还想咬人，不料骨哽在喉已无法张合那张大嘴，只有呜呜哀叫静以待毙。

眼看这血淋淋的场景，屋里屋外围观的人无不怵目惊心。那“天猫”阮中林两手沾满鲜血，正一点一点地捋着狗肠，翻着狗肚，稍顷用倭刀一砍，欣喜地喊道：“找到了！找到了！”说话间摸出了一个黑色的蜡丸。

“长白雪貂”朴虎和“海河狸”艾啸天闻听东西已经找到，甩手一扔，把那猎犬抛出十丈远，回身跟着“天猫”阮中林回到了酒馆。凑着“太白遗风”下那支大蜡烛，撕开了黑色蜡丸，露出了白色丝帛，现出了一幅黄绫，“长白雪貂”一声断喝：“且慢！伙计们，退下！”

那些瞪大眼睛想瞧个究竟的人，不敢不遵命令，纷纷离柜退到了酒桌上。

酒家不知趣，也许是好奇，竟凑上去想窥个稀罕，白衣汉子抬手抽了他一个耳光，竟将他身子打飞出了柜台，跌到了门外。

惟独他们三人围上去用背挡着众人的视线，“天猫”阮中林展开黄绫，只见黄灿灿不见一字，三人面面相觑，“天猫”阮中林说：“哎！是要用火的……”

“长白雪貂”点头称是，随手接过黄绫朝烛火上送，只见“嗖！嗖！”一阵奇怪的阴风从三人耳边吹过，那风不算强烈，却很阴柔，似内力引动的掌风，“噗！噗！”把几支烛火一一扑灭了。三人急忙去抓兵刃。

“海河狸”艾啸天大声吼道：“掌柜的，取火种来！”

“喂！来了！来了！”随着应声，老板娘从后面取来了火种，重新点着那烛火。

朴虎端起烛台，用手挡着光，阴鸷的目光朝上边逡巡，只见屋梁上空空荡荡，任啥物也没有！

艾啸天道：“哎！哥哥多虑了，满屋子的人，不必担心奸细。”话声未了，阮中林“咦”了一声，“密令呢？”

“长白雪貂”、“海河狸”这才醒悟，是啊！那写有密令的黄绫已经不翼而飞了。

“海河狸”艾啸天自责刚才大意，一下想到老板娘从屋里出来，很可能是她捣的鬼。便骂声“臭婆娘！”探手将龙虎软鞭取下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击在柜台上，顿时将柜台击断，酒瓮打进，酒香四溢。

“快！快！快交出黄绫！要不别怪老子不客气。”

那婆娘也是见过世面，上过台盘的，哪吃这吓唬，嘴跟炒料豆似的叭叭个不完：

“哟！黑大爷今儿个是灌多了黄汤了怎么着，开了那物的膛，闭了那物的嘴，轮到你来充……”

“啪！”艾啸天龙虎软鞭横扫过来，那婆娘杀猪也似地叫喊了几声，抱头鼠窜，但去已迟也，鞭梢扫击在老板娘那脚蹠上，顿时传来“喀嚓！”骨裂声。

阮中林正想再补一脚，忽听窗外有人喝道：“天猫！难道你那武林功夫是学了专为对付女人的吗？”

“牛……”天猫一矮身形，一招“燕子穿堂”飞跃到门外，四下巡遑，然而无有人影。他连声呼唤：“牛大侠！牛大侠！”

朴虎、艾啸天紧随过来，问道：“哪个牛大侠？”

天猫阮中林还未及回答，不远处树林子里有人发出阵阵讪笑：“什么牛大侠，黄绫在老子手里，老子是老牛的祖宗野牛！”

朴虎问道：“是他吗？”

阮中林摇头：“不是！”

艾啸天急喊道：“还不快追！”

艾啸天听喝，飞跃到门外。

朴虎也紧跟着出来助阵，然而只听见前边树林子里面有人发出阵阵讪笑。“小子，黄绫在这儿！”

朴虎和艾啸天、阮中林三人使出轻功提纵术，纵腾飞跃分三路包抄前边树林子里那发出笑声的地方。然而，犹如荒坟鬼火般，那声音竟上上下下飘忽，无个定点。三人追得火起，那人越是讪笑讥讽得紧：“什么长白雪貂，不过是黑龙江边打洞的草鼠，什么天猫，不过是馋嘴的尖嘴癞猫，什么海河狸，都是一些无教养的牲畜？”

朴虎、艾啸天、阮中林三人的鼻子都气歪了，艾啸天大声吼道：“王八羔子留下姓名来，不要这么作践你爷爷！”

“问我姓名么？听正！老子本姓郝，名字叫巴巴，你若大声喊，马上就出来！”

“郝巴巴！”艾啸天真的大声喊起来。

“长白雪貂”朴虎猛然醒悟：“奶奶的，他讨你的便宜！”

艾啸天气得暴跳如雷，“郝……我非给你算这笔帐不可！”

“老帐要算，不是今宵，留尔脑袋在，明朝当夜壶！我去也！”话音未落，只听见“嗖嗖嗖！”三声风响，精芒所指，直袭三人要穴，那人于夜暗中发射暗器，而且都是奔要穴而去，不是高手哪里有这么利落准确。朴虎、艾啸天、阮中林三人听风辨器，急忙避过，哪知道第二支暗器已经无声无息没入他们的发际，擦着头皮凉森森的就像贴着了蛇皮。拔下来一看竟是林间松针，三人都没有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手，前面是带响的精钢弹力珠，此珠小不盈分，然而击中敌手后会弹开一个罅隙，里面射出一根微小的三叉戟，正是那三叉戟前端喂有毒药，凡中此毒，强者不过周日，弱者只要二十四时辰便目现青蓝，血呈乌黑，中毒而亡。而后发的不过是树林间随手摘来的树枝，这树枝经内力催化能变得像钢针一样坚挺，已经不是一般的功力了。三人虽不敢肆无忌惮，但是丢失黄绫罪责非轻，就

是泼上命也要想法夺回来，否则不好向主子交代。一声招呼：“小的们上！”只见酒店里那些食客举起灯笼火把纷纷向树林子跟前围过去，这些食客原来都是三位健士的随员。

“长白雪貂”朴虎手握倭刀守在出树林子必定要经过的一条小道上，“海河狸”艾啸天持龙虎软鞭在一边跳骂：“他奶奶的，你小子是个缩脖龟还是缩脖王八，拿了老子的东西装孙子哪！”

艾啸天骂得正紧，突然有人在身后拍拍他的肩膀，只见火光里冒出个英俊后生来，艾啸天打量那人，只见他穿一袭圆领绣袍，腰束坠麒麟绿色丝绦，脚蹬轻底快靴，背上斜背一柄晴雨伞，脸上透着一股刚毅英武之气。“黄绫是你拿的？”艾啸天返身一把抓住那后生的衣衫喝问。

“是又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，请我一顿老酒？”

“呸！小偷，照打！”艾啸天抖起虎筋龙骨软鞭便打，这一招“立劈华山”打下去如果正着，那后生准得分为两下。谁知那后生不慌不忙一拧身，露出脊背去迎那鞭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艾啸天打在那后生斜背的伞上，说也怪，那伞竟如皮鼓一般，将龙虎软鞭反弹回来，几乎震脱了手。艾啸天知道此人不好对付，哪敢怠慢，坐腰吸了一口气，立刻变招，“乌龙探爪”，软鞭奔那后生底档，那后生似乎熟知这鞭的路数似的，左腿“大片马”往起一飘，脚尖奔艾啸天的左手拐轻轻一触，立刻叫他麻筋抽搐，浑身震颤。

“海河狸”也不示弱，右手鞭就劲“千军卷席”一招大扫荡，后生忙纵起身子，但是不等他落地，艾啸天反手又磕，那后生“旱地拔葱”一个倒背手取过背上的伞，一按机掣“嘭！”的一声，伞面张开似一张盾牌。艾啸天左一鞭右一鞭就像擂鼓一般，怎么砸也是近不了他的身。累得气咻咻如同老牛喘月一样。一旁“长白雪貂”朴虎气不过这种调侃，舞动那把倭刀，“呀！呀！呀！”叫喊着斜砍那人的双肩，那人一边应付龙虎软鞭，一边与“长白雪貂”的倭刀厮缠，俗

话说得好，剑走轻，刀走黑。这倭刀可是既狠又辣，刀刃锋利尖似剑，既有刀的用途，砍、斫、劈、挂、抹、剃，又有剑的展、刺、挑、点、剖、划，“长白雪貂”的刀法严谨，步法沉稳，防守自己的下盘，使人有一种落地生根之感，手中快刀抡转竟如一轮风车，刀光裹着身影似乎任什么坚硬的东西只要卷进这风轮中便粉身碎骨，然而那人绝无半点惧怕，再一按机掣，那伞面猛然弹出，伞柄竟然是一条精钢金棍，虽不像孙悟空那金箍棒可以随着咒语生长变化，却在迎风舞动时有所收缩，那人使起来得心应手，俨然是一条齐眉棍，不同的是棍子头上有挂伞面用的钩角，使用起来既可当枪又可当钩镰，那人棍法奇诡，险招连连，“长白雪貂”刚猛异常，刀光如电，完全是拼命的架式，只见他一招“横刀斩柱”，倭刀带着风声直砍对方肩井，那人认得此招厉害，金棍一支地，身子弹起一式“蝙蝠飞天”，腾起二丈有余，“长白雪貂”变化招式跃起身子，刀尖刚好够着那人的靴底，那人身子猕起，脚尖正好踩在艾啸天的头心，脚拇指稍一用力，点住艾啸天的天门。这一招十分狠辣，如果不能避脱，那么性命休矣。艾啸天心知不好，急匆匆跌扑后翻，用足去踢他的手腕。那人变招避过剪刀似的双足，艾啸天一落地，刀、鞭便一齐斫击而去，鞭如“黑蟒探信”，刀如“灵犬吐舌”，眼看着左右夹击无了退步，情势十分危急，哪知“嘭”然一声，金棍上端居然射出两团迷目的火焰，顿时刺得“长白雪貂”朴虎和“海河狸”艾啸天双目难睁，那人疾速撤步棍头左一点，左一挑，击落倭刀，挑飞龙虎软鞭。二人大惊失色，一旁观战的“天猫”阮中林贼手迅疾，抢过倭刀和龙虎软鞭一声喊“跑！”三人心寒，不敢恋战，一声唿哨，带着那些随从奔逃而去。

那人哈哈笑着唱道：

“休怪老子用火烧，

只因尔等都有毛。

他日再见尔横行，
油煎貂鼠烹老猫！”

那人戏谑了一番，收拾自己的兵器，装好伞面背好，乐呵呵地哼着山歌上道了。没出十丈远，冷丁见道中间一道黑影墙似的拦住了去路。

“站住！”

“哈！才送走了黑鱼，又来了螃蟹，怎么？断道来啦！”

“你是哪方毛贼，先通个姓名怎么样？”

“哼！我们中间确有一个是毛贼，快缴出黄绫！”说话的娇叱不已，分明是个女子。只见她骑在马上，一手勒着辔头，一手按着长剑，虽看不清面目，却也可以想象得到是怒容满面。

“什么黄菱白菱的，想吃菱角到中秋！大姑娘、小妮子的骑着马要吃的，也不怕泰山老母生气！”

“休得罗唆！看剑！”那女子让他调侃得恼羞成怒，两足离镫，一个“鹞子翻飞”从马臀向后跃落，不等脚踏实地便连连蹉步转身上云歌步，身带剑转“顺风扫莲”，那人连声“啧啧！你这小妮子好不懂事理！大叔身上又不痒痒，你来挠的什么！”嬉笑归嬉笑，那冷峻剑气横袭而来时他还是处处小心的，只见他“一鹤冲天”腾起了身子，让剑在脚下扫过。

那女子紧接着收势变为“清流穿鱼”，剑尖斜挑那人下盘。

那人身形一晃，一招“怪蟒翻身”，双脚一剪反奔敌手肩膀。

那女子不示弱，又步撩剑“犀牛望月”，紧接转身并步下劈剑“力刺金石”，敌手到哪剑到哪，上盘严谨刺下盘，下盘防范刺上盘，一剑比一剑狠辣，一剑比一剑刁钻。把那敌人逼急了，又探手从背上取下了伞：“哎！朋友，我招你惹你什么了？拿这捞什子切面刀乱扎乱刺的！你爹娘没教你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！”

“你这个人废话三千，告诉你，今儿不交出黄绫，就休想从姑奶

奶剑下溜走!”

“姑奶奶?我家三辈儿是土地庙前的旗杆独一根,上哪儿冒出来个野姑奶奶,得了得了,要不厌弃跟姑爷爷我走吧!”

“你讨我便宜!”这两人倒也好瞧,一边斗着嘴,一边狠拼着命。那人又说:“哎!姑爷爷可没有功夫陪你在这消遣,我可要从你剑底下走了!”

“你走不了!”那女子转身弓步刺一个“飞凤探爪”,这是虚晃的一剑,要是敌手去防剑锋所指的下盘,那么如虹剑气一抽一送,倏地变为“五星飞天”直逼前胸,让敌手防不胜防。哪知那人见女子的剑到眼前,不但不躲,反而返身将手中伞一弹,“叭”的一声,伞面陡然张开。伞面略略往上一斜,那女子的剑“嘭”的一声竟弹了出去,等那女子愣过神来,眼前的敌手已了无踪影。

“喂!姑奶奶!姑爷爷借你马骑骑!”

“贼子,留下我的坐骑!”

那人哪里肯听,一磕金镫拨马要走,那女子急忙把指拐放进嘴里用力打个唿哨,只见那马泼喇喇又奔了回来!在女子跟前踟蹰。

“想溜!没那么便宜的事!”

“好了!好了!这位女英雄,我们斗嘴归斗嘴,我倒要问一句,那黄绫又不是你的,你逼我干什么?”

“黄绫虽不是我的,但是事关社稷安危,我问你,你要这黄绫又有何用?”

“也是为了社稷安危!不知女英雄是哪条道上的?”

“哪条也不是,我不过是为了查到恶贼谋王篡位的证据,除却仇敌!”

“女英雄的仇敌是……”

“汉王高煦!”

“也是我的世仇!”

“喔！足下尊姓？”

“在下徐玉郎！”

“喔！莫非就是江湖人称的‘火圣剑手’？”

“正是在下！”

“徐大侠，久闻大名，今日幸会……”

“哎！称大侠不敢当，称大个还算一个，我爹爹说我生下来就十斤，差点把我娘的肚皮撑破。”那女子吃吃笑了，不过徐玉郎很快就沉默了下来，提起父亲心情便显得沉重。

那女子问道：“徐大侠府上慈严台号是……”

“京师兵马都指挥徐……”

那女子闻听惊叫道：“莫不是徐野驴徐大人？”

“正是家父！”

那女子听到此，扑通一声跪在地当央道：“恩公在上，受小女子一拜！”

“这这！这是从何说起？”

“我是徐大人搭救过的解晶儿啊！”

“是解缙解大人的女公子？”

那女子连连点头，喉头哽咽已说不出话来了。徐玉郎连忙上前扶起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我们两家……”

五年前那些个血腥的日日夜夜重又在他们眼前浮起……

第二章

龙争殃群臣

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

——周易·坤第二

解：二龙搏斗于野，流血染泥土
成青黄混合之色，喻人之两
方战争，俱有牺牲，其所走
者乃穷困之道也。

解晶儿与“火圣剑手”徐玉郎是同一年、同一日受到灭门之灾的，不过要讲清这满门抄斩的祸变，还得从明太祖朱元璋立皇太子说起……

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立太子朱标为储君。不料朱标命薄，生生早逝于朱元璋之前。

朱元璋有二十四个儿子，惟四王子朱棣最为沉鸷。朱元璋也因为朱棣各方面都酷肖自己，所以倍加钟爱。

太子朱标薨逝之后，朱元璋有意立燕王朱棣为储君。只因朱标已有五个儿子，长子早殇，次子叫朱允炆，已经成人，如果舍孙立子，那是不合礼律的。所以太祖朱元璋召集群臣会议，向大臣们下圣谕道：“国家不幸，太子竟亡，古称国有长君，方足福民，朕意欲立燕王，卿等以为如何？”

众大臣如果默然，也就免了以后的靖难之变，血刃相加之举国大乱。偏有那不怕死的耿耿忠骨的刘学士刘三吾，居然抗奏道：“皇孙年富，且系嫡出，孙承嫡统，是古今的通礼……”

太祖朱元璋不悦道：“嗯！何出此言？”

刘三吾依然直谏道：“陛下，容臣斗胆，把话说完！”

太祖朱元璋道：“讲！”

“若立燕王朱棣，将把二皇子秦愆王、三皇子晋恭王置于何地？弟不可先于兄，臣以为不如立皇孙！”

太祖朱元璋闻听，居然还掉了几滴眼泪。

是因为祖制难违，屈了心爱的四王子，还是因为皇孙允炆孱弱而悲哀？谁也说不上来。不过最终还是立了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。

洪武三十一年五月，太祖朱元璋薨，遗诏命太孙嗣位，成了建文帝。建文帝登基以后，听从侍臣齐泰、黄子澄的奏议，欲削诸位皇叔的藩封，以防藩王拥兵图变。此举反使燕王朱棣靖难兴师，于是内战勃起，建文帝被迫逊国流亡。一说剃度为僧，一说经贵州、云南而达暹罗。

在靖难之变中，燕王朱棣虽拥有重兵良将，而次子朱高煦南征北战，屡建奇功，勋迹赫赫。燕王朱棣夺得帝位后，有意立朱高煦为储君。

朱高煦也自恃征战有功，意图夺嫡，暗地里运动淇国公邱福，驸马王宁，私下密奏朱棣，请立高煦为皇太子。一时间朱棣立二世子高煦、废长子高炽之意便坚定起来了。

兵部尚书金忠，引古今废嫡立庶以后造成的种种祸端，侃侃直陈，极力劝阻朱棣不要那样作。

成祖皇帝十分信任金忠，一则金忠是高人道衍和尚所荐，二则，金忠善于卜易，靖难兴师之中，屡有奇验，成祖对他屡信不疑，金忠的话，是不听也要听的。